二十九子品彙

子華子　孔叢
孔桓　鬼谷
鬼孫武　郁離

山陵作

門 仁123 1442 10上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子華子

蘇濬曰稱神鬼之經緣論正大儒家之口吻也使万世之下好奇怪者講口而不敢言則子華子之論不亦大有関于世教耶

王道坤曰胡尤領下肉也以上皆子延論怪之詞下用四句人之好論怪也乃單

公仲承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佐大鑪焉鑄神鬲於山上鬲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竭而絕帝之弓衷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論

法叫應之体

王世禎曰人之異於禽一段乃宇宙名言名理只此數句足以亦神鬼之詖破千古不決之疑矣下文許多議論皆由此幾句一去而此幾句一去而此幾句一去而

虛作盧

臣

王儒曰此章禹跡以証神農之妄皆是以理為主若公仲承黃帝之問是猶堅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楊維禎曰秦宋代以証方滅之証愈極副切見淫以訛傳訛之言皆君子所不道也惟明理者辦之而已

汪道坤曰此段收結得完密世代之君惑意于鬼神怪異之說未嘗取子華子之論迪而進之世有持正道以闢諸子者或未之深思乎

丘濬曰子華子此段大意謂為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乃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井心於黃帝之所造者歟吾所以感為嚮嚮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孔子曰夫言之所以

子華子

黃帝之所造者歟夫人之大常生而以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蒲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嵷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廋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豉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

治必須精誠而文子雅暢脈絡讀之令人胸次玲瓏

神一作誠

王儒曰子華子叙文勢縱橫詞鋪叙密如大將專征劍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王鏊曰必先正其本以下文法甚好且又有歸結

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意刻而責恕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鋪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蔂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黃震曰小人讒害之言繫之可聽令主心不之覺而正人罹禍者多矣獨燭過為然耶

姚寬曰詞命絶似左国二吻意婉而嚴詞和而教不露痕不傷気宜簡子浔書而自訟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倨公上法所弗宜也且無以為

君之士臣其不修東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窇於所

甘士窇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

士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

于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陰矣主君之亡

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

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伻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王夫之曰詞甚里媿交顧有情

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瞲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浔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死恤簡子之子

茅坤曰大意欲出于无意為善遠患皆有意也此篇出入老莊語意機妙

姚鼐曰此段大意與是老莊家數而筆法句法字法亦出一律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来浔以卒業也以是摧蘇之弗繼餉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来浔以卒業也以是摧蘇之弗繼餉其順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閒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顧而惡奚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趍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佐興將以濯滌

施仁曰意若幻冥而实不幻冥字似險怪而实不險怪先識破子華子胸中一窾後方悟出此段文字

邵宝曰此段純是莊子口吻詞若險怪不經至理昭然可晓

凌稚隆曰剖破理窾從一點灵机化出所謂百煉金精做成奇品宜北宮子聞言而心醉也

今世之惛墜云善其殆可乎弗去亂弗文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顓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梦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諦一則一日之閒一時之須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氷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今如大喪之未調諰諰今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善去慕訑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

洪邁曰曼之意
藤五須利刀一
割斷直是諸子
中赤幟

品祖謙曰子華
之說欲人出于
死意即老莊死
為自然之說蓋
人有心則不去
自然而家國
而国生天下一
以有心馭之是
將日營于智術
之中也如之何
其不乱耶

楊維禎曰數子
皆浮所欲而遠
所惡者然且不
可況不能浮所

喜若是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爲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
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順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
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晉生克段忽出
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
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

欲乎

黃震曰援引諸
人作証事極真
切不漫

董份曰神氣一
莊生也步趨一
莊而誰為子耶

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
父并忽或作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浮
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
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浮其所欲則疑浮其所不欲
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
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
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
惑諜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
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道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
夫平猶權衡然加銖而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而者倍矣
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
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進而不
得何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
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
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
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舜無以為舜矣吾
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善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
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

許應元曰此篇正言若反後李耒通一竅難語上乘妙化

翟崇寧曰平衍權衡一段借喻高奇色之會新

為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
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
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
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
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
之情臣不頗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
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
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錢福曰此段見人君蔽于左右之毀譽皆階所治者君之所當取然而毀言日至玉于死以自全如之何不事左右以求譽乎晏威烹阿封即墨明此矣

倪思曰左右之脩同則譽之助之愛之又則毀干苟直公行貨賂道虧朋比互

市以相党與主之不貪宜景公之接踵也寧独有之國無耶

直德秀曰此元為之旨景公与是以語之道太古之治於景公統一決而已然此備舉端緒雖往徉自恣景公听之祐曰拂吾之陋信哉其奇以拂陋矣

王世禎曰已上太古之治元為而民自化神

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而間齊之蕪也固宜

虎會間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妄則請者加妄矣請者加妄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矣是之謂重蹇之國。上有諠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頗治也。夫有欲為頗治之心而獲重蹇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各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農兢舜之世皆以无為之以不治之非若後之人主自智自巧者也

錢福曰人主自恃其巧智臣不以天下為可治然而奸每萌于智巧之所不料蓋棄道而任智者必危繩法而事道者必勝惟有意於為有意於治必至棄道自恃而任法是以難也

蘇潛曰此以下方論齊国之不治蓋景公問齊国之不治其意只是以智巧法術之間求治齊之方耳故正言齊法網之密君臣相率於諂諛而危詞以動之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兆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椎園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竪隷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悶心也造為謌謠以盡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晏旒清晨位宁以聽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考所由来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凌約曰正言激諭鑿之可駭此有人心者當洒然一變矣

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敝日以深其固知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卿道夫訣能御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宄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无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晏子隆曰此受君之明有可誅寧罪齊之臣死王君之善亦引詩景公以有為

汪道坤曰此即敲奚国家受其

禍敗從古譚蔽賢之禍惟此痛快

李贄曰宝玉材木之生當未易以智力窺方知資才之伏也至盡而曰天下不復有賢者在吾不信也特抑天之徒豪蔽之使不得自陳耳

鼇峰曰天生宝玉材本欲其愛翫則其于冬青階則其于冬青可知蔽賢者拂天吠隱蔽所必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柏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冥顏嵬峙之區抉剔之奇撫之剥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噩砥蝪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

陸深曰為不善于显明之中者不善于隱微之中者天得而誅之為中者天得而誅之為姦才病国之徒其為術也巧其為机也深而冥冥之中已降之罰若待勢之不爽烏誰云天道遠也

蘇濬曰人情有所甚愛尚且惡之攻之況賢材為天所甚愛彼蔽賢者天有不戮之乎

汪道坤曰道狡黠之情狀模寫極正

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是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頑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拳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吕郤曰敝賓之小人分明以天地不足畏神明不足忌故敢肆其狡譎變詐之術至于隱戮之加陰物之罰雖欲逃之其將能乎

芾棼曰宣六年之報毛伯不率求有命天而蒙天之祐者

王儐以叙三卿之盛禁開闔有法昆之左国莫可辨列人不於程子表章之何

許慎元曰通叙三卿隆替之由章句之法峻絶高閎孟古文中之閑葊新奇者

重汾曰用意深字中有雄偉典雅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陷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矇也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倶厓蹙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浍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厥有顯閟布在諸侯之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翫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日移其志以逮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惴惴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矇有所忘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囂囂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壅源甚於祉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瞻是用鬱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稷識俊良根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寧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閙市

王鏊曰按理引天為主而文法高奇議論剴切足以壯賢人之氣而爽奘人之膽并者謂共一前可持之為正人助直知言矣

楊維禎曰此一結文勢紓徐宛轉有法令人把玩不厭且晏子之刻諸佩觿也

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蘊穽窗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靈而不得以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臧忮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淺於晉之三主之斁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伋而基傾之

兩引詹甚當

王世貞曰此段與上論相表裏蓋至治之世君臣同德朝無停位則蔽賢之禍息矣故其極治之象四通八達死有障時窒塞

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龍聾之疾已於已也悲夫晏子曰駁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焉

晏子閒黨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乎晏子曰嬰頗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報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感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翁翁惟其君之聽整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莽而不除

施仁曰正人進
者治之表正人
退者乱之机君
子不幸而処每
嘗之朝雖欲功
謙以寄言其道
無由其卷舌以
退當與固宠也

野荒而荐飢其太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
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
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
前而排孤婷婀腊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
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像則廐無
良駿矣李叔庆一
曲佈矣李叔庆一
良駿矣李叔起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燕貞温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為像則籧篨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

胡時化曰咎才之隱伏也元素
治天下国家亦
非一士之言忠
臣愛君尚死功
於李咎者今齐
之咎否不亦依
何成辟吉脊所

穆文熙曰治象
字照應前有閒
鍵

安惟烓曰観晏
子讀越石荐御
夫豈敢咎晉乎
若鮑国崔田之
黨晉安子亦无如
之何且與叔向
言何見矣

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
廣隈隩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
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瓟酒
而臠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
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
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聲欬而規以救趣之夫子之仁
心抑足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戮之
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洪迈曰論儉不
儙不敢令人
服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
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
曰嬰聞之克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戚於塗槨其尚儉之
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
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嗇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
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
氏之職業也操蠃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
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己祖禹曰金玉
若今畫壁漆柱
之類

皇德秀曰晏子
儉于財若子華
子以養精神為
儉以上階為腐
亦一也

陵約曰土階之
說腐儒可以鼓
口笑

劉一作志

晏嬰曰此說于理為正然指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儉後之諂臣媚子剝其外邪昧其中扃啓寵志塵心之主以厭縱其耳目之欲者亦或由之笑觀者貴會其意可也

一魚之字

黃震曰此說極有理可信且敘列富貴之狀若畫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釐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謙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槨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后之帶幅鳥而入覲者如褒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藪廊之上被衫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補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塗槨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槨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偶思曰棄紂之亡雖由于不仁其實棄亦在其中蓋不仁必至于奢侈必至于不仁必至于縱其欲欲以礼字節之論極確當

蘇潛曰吠亦痛代人心諸書未有吠論

汪道坤曰子華吠論雖箴晏子然實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紲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傘蓋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旂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蔟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故無有生死以無名體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帝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央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吳郡陸紹似般若口語

茅賛曰詞藻不甚富麗意卻玄思讀者當別眼始悟

王儒曰道也天也帝也皆主于心心是個主宰吠篇却當得一部心經

許應元曰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

之事帝聖賢千言万語只是欲人事心何喪失者多而能存者寡也

董份曰就制上點出心之功于人尤為痛快

濟跛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遠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瞿景淳曰周舍以訊子華子之不見用于世故問其志子華子以人之所趨不同解之引喻簒述詞深關日

王慥曰周舍以己所欠而謀子華之所志不知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咀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堅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樞繡帷操犹逃焉且夫動而方息所性不

若子之所謂有不可為知其不可而止之惟知其不道者可以與此故子華以趙之不同告之

立澹曰文法自動語不奪人信非尋常可測

揚維禎曰論治南華之餘非徒詞藻工而意致亦勝

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謀本之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頓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若嵐也而醜則堅勞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夫大夫少修而端慈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睫也惟墻之後則無睹

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顓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卦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湯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厤洞於織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絶之而不中注之而不

訝睢、雎吠之事一段便浔之

胡時化曰上世視祥瑞如吠之輕誠有之足以備其數也後世乃有指黃雀為鳳凰以矯誣其君蝗不害稼徧鼠同乳本以為瑞幣也感矣

施仁曰四語雖論不可磨滅聖王不識三句耳應上是章法

姚寬曰說後世好洋瑞之情洞如觀火漢時君

邵宝曰此篇内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缺于治雖憬曲折文之奇

焦竑曰後聖治之世五氣順叙日月淑清麒麟游郊鸑鷟鳳凰于庭河洛出圖書皆已然之瑞憲不可治世所死有也子華之論若無有激而言

蒲波其視鳳凰麒麟也參牟之養爾波其視澧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波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波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烏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通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顓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臣正坐以奭

王世禎曰照應有法而立論雄偉措詞高勁古文之傑然者彼不修德政之主奸符瑞之應者觀此可以惕然矣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巫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鬼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鼓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奏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邪數于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畀澮之穹也畦圃之甗也篋褽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呂祖謙曰敘事世之淳漓詞奇而不浮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也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寒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褒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胖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顓牿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縰首斧禿狂僪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地親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痾夏

洪邁曰子華之文每有幾句重復正文章之閒緩妙

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也之謂也

程子稚隆曰恐當務茲汩亦而不淨人故以植與辭歸規之而詞氣恢郭文字奇滿後生塾論不為先補

許應元曰下四句甚妙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波焉以逝非挺圜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淨其所以傳也不淨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獾文甡曰借子車之獾發一段議云喪雨之人情如不可言

王鏊曰借喻甚奇而文字簡古意思玄深如百煉精金人心賞

吳德秀曰今人勢交利交往往如此真子車之獾也

凌約曰隨之以兵二字令人

子車氏之獾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噬而殺之快裂其腎腸棄盡而後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甚矣）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利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蹤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無畏懼

五德秀曰都峻世人幸得忘厥苦吠之甚直是痛快

子車氏之獇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吠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紵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紵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來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首二句見文選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流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華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飂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槁嫌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毀摧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浮拱揩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頤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鶩嚮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

子華子終

幸伸曰世亂而汝不可待如河清之難俟傷時者讀吠為捫心嘆息矣

戴福曰机心萌于中則純白不存今世之士豈不如是

歟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孔叢子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瞽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豪也立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頊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豪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孝坤曰子貢善為說詞觀其答東郭亥之詢詞危豪正宜其開之色戰而跪也至于却吳師反滿侯其載左氏春秋所以與四科之列

芳堦曰所以語今人氣索後有繫拱以以九層者實祖以而語敷烈英氣

陵約曰五被連推南王安用以

語助詞足以惧人也

吳曾曰按文伯之母貧也告相室之諫亟是至言君子曰吠言出于口則為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矣吠非至論

許應元曰論非有吠語但非孔子答衛君亦

奚至懼之哉

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吳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吳而已矣

徹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

非克辭事也

董份曰詞雖非直但切當事情可為好觀察為明哲之鑑

曜昌淳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人臣兼當如是豚豕文子尚兒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徹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徹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反

素規去就尸利貳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為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訣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

耳焉得知

立溪曰宰予貢皆言語士也子貢以予言實而不足設使子貢對此必有艷詞以駭所聞

據文獻曰尼父在春秋時七十二君鮮有能宗之者昭王之賢雖不能用然亦知聖人者按記云昭王欲用孔子晏嬰止之則安車象飾之貴傳不虛也

姚寬曰孟門子貢蓋亦善於說詞觀德高則配天二句忙夫子何等確切宜夫子聞言而承之以謙也

施仁曰聖賢之分判于霄壤浸水膏雨之潤非予思不能道出

来

胡時化曰此段喻尼父極言卓子貢室家宮牆之壁言同其親切若以沾～見奇之功詮聖也浅夫

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而乎康子曰子產施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施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施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来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哉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羨顩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頎而佼者唯君修禮豢富百姓而佼浔寄帑於君之境內徙趨負

洪氏曰六聖之貌犹此睎其大略

凌稚曰尹文以子不類疑其妻其見似迂然世有心知其妻而安之者視此何如

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髯非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動思勞體或折臂胸視或禿髀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髯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佼徒患德之不卹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

穆文熙曰今人抗多以諭列古今相攜皆梁朝之鄙無論已子思之答佗有此之之君乎

洪邁曰世有佞謂孔子微服过宋之事

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頗無言。文留妻矣

子思牢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蕪復深奧訓詁成豪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譙。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直德秀曰君子不干文言亦不惡言之何以勸夫何惡

凌約曰子思之論蓋亦有為而言君子雖不惡言亦何至于欲之欲之一字非聖人純然之言也

鴟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以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有九篇云。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鹿則愚也。

抗志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實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定公十四年奔魯春秋作戌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答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豢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奸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黃震曰此聖謂制服厚親之禮識此猶可行于今不徒以其父母已也

錢福曰親敬人者必心真知之方能有真見以人口而敬者必以人口而疏慢此必然之理也列子辭粟亦有此說

茅坤曰此引二人見申叔木之所敬所疏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王儒曰此王者齊王之心也齊王烏能識之純是雜性之譚

荀賓曰此段論雖有近理之談然敢英雄以保疆土俱是戰国說士之習非子思子道孝之說蓋傳錄而失真者

時一作世

吳禹曰殊非子思聞道之言其文字風氣却似漢文浔道孝之正者自識其訛

王鏊曰老萊子子思以孝道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孰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一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吾性情以道輔之無庇亡焉老萊子曰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而傚不肖又且無所庇亡非人臣也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庇亡道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傚也夫事君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庇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李盡相磨吉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穿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君豪逐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而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

正濛曰句讀字字辨析孔穿尽矣後引尹文仲尼之言不過暢幸其詞耳

蘇濬曰析理明諸心胎乎了然无所碍方能辨析是非同異子高自家心緒尚未朝徹又何以正白馬之訛

汪道坤曰去非白馬之李鮪請為弟子問難舜端亦不是公孫龍之見雖是偏指然于詞上却條達蓋理明方能詞達孔穿為辨所窘也

茅坤曰公孫龍之智足以亂是飾非觀其辨析孔穿語庭詞貫故雖小辨足以設大道而令人推宗之也有以夫

王倘曰尹文以說與韓非同意必非祖之也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舍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卿則順有此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滔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滔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亡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欲非仲尼

許應元曰異端和說之害使術之者漫淫莫甚攻治愈深則蔽錮之害愈甚公孫龍之說雖亦岐道之中又岐路也其蔽固也宜矣

董份曰自古辨士拘儒之徒有所繇陳其說莫不標竊聖人之緒言以肆其曲說率獨公孫龍為然

雒景澤曰善于牽合舌鋒鉆利直辨士之文

之所取也欲學而使說去所以教雖百說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
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
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
先生翻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辯
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
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
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
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細素青黃色名雖殊
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細布不曰布細犢牛

立濬曰龍言去白馬則無以教穿言去白馬而其知行依可師捨之說必不肯去白馬穿亦不師說不過欲以相辨難耳

揚維禎曰穿雖理勝若对面相办畢竟穿非說敵

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於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循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於白恍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答理較正大然其詞氣畢竟有戰國風声習尚信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気所囿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奨勸戲厉子高此說可以破千古之疑而白聖賢虛

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袂方履爲婁婁也翟翁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與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

胡時化曰悭指飲食今人種有之而驕貴之人乞甚哉不可口舌爭也能異讀此而面赧耳

焦竑曰此雖細事實生于一念驕恣之心不惟為礼之所禁而為量褊淺根跡其鄙態耳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奨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胝人性多藏豈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胝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櫽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胝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呂祖謙曰意固詞則亦是確論人主甚別不審知愚正坐此等智不逮然甚多久也

洪邁曰高子此論純是引君曲盡處而其詞閒閒緩緩描寫是戰國策士之談蓋風氣移人賢者不免合道不能卓然自立者子流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驕同輮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探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臣謀其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彝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舉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竚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虐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篡子此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淫焉

陳士義

秦王浮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一言而去之不可謂非忠者然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竚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虐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篡子此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淫焉

陳士義

秦王浮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陳雖隆曰車裂之刑臨矣子高引君曲盡處而其詞閒閒緩緩描寫是戰國策士之談蓋風氣移人賢者不免合道不能卓然自立者子流

錢福曰初王刃火泥布西戎之

凌約曰君甚勿疾諫以此干資臣也

異物也鉄鉅鋙之劒世蓋有之而火浣之布未之得見則其有無亦伪蓋不待辨

（疑一作擬）

黄震曰假秦立說以示規戒之意亦曰事納忠者

余有丁曰通市之說乃權宜詭譎之術非先王禦戎狄之道夫夷狄之法來則防之去則防之惟事内治修文德而已未聞誘

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鋸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鑄（一作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皓然凝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故于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也王曰何謂弗之無用也荅曰五味（五味也）此即戎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可舉橦而驅之豈待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宫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豢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宫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宫他曰將以利而與之通市也后世不明此義至為胡虜開摧場用此之先者

宫他曰宫他不能自立欲托富貴之家其鄙甚矣至择趙公子燕相国諸人行甚詳暮乞哀者蓋當時列国公子皆號為時士士之無以自全

旨往歸之士之不足責若戰国時極矣

蘇濬曰君子受人之托則當忠吾方之所能為即成子于石宰穀臣可謂不其心而不負人之托者即氏之風千古景仰

三世禎曰子順在戰国時差亦士者覩其益罹處堂之喻與仲連不肯帝秦之見畧同言皆他

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即成子者也昔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佚送以璧寄友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陳樂而不佚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喜也雖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友合於有亂乎指衛三十里聞簪喜作雖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友合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友其

典魏王典仲連
遺書盖亦將相類
亦仲連之亞也
他魏王問天下
之高士惟魯仲
連為次則其人
品可槩見矣

許左元曰世主有驕強自務之志又見之面目色澤故曰論之声音顏色謂人于千里之外言貌可假而色最不可伪也

辟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若其即
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
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
朝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
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
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
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聖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
得而臣之

丘濬曰此段雖是合從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譎狡詐之談較之蘇季子合六国之策脂韋詭激不相作矣王維禎曰趙魏相間勢又兩折秦之心者多為魏慮之而所信者說趙合從雖兼士之謀實計無出于此

論勢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卒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浔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舩止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舩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

弛仁曰觀子順之詞亦逆料六国无如秦何併又折而入于秦也說韓之詞不忍坐視国之亡耳

胡時化曰說韓之說簡而明婉而切無一語狙詐之蔽與說趙之說合而觀之則子順亦惜時陡理之士夫

王鏊曰范雎遠交近攻之計行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舩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従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求遠是以虗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也韓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

韓魏特孤上洶耳魏諸大夫犹以秦伐趙為便独何与齊建共事秦謹不修攻戰不助五国此其君臣即魏之君臣也宜其首及韓次及趙次之而魏又次之相継以及于亡也夫

穀文照曰子順此录可以貪矛可以德齊亦戰国策士說客之諫君子之言豈不如此

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来戰未嘗屈今皆良将何弊之乘大夫曰綏其勝趙於我何損卿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将焚燕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将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赴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将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産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宛一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

麥雅隆曰趙王之喜獻雀可為迷罔好名者之戒今世之人多有数此者

大過曰委巷齣事非先王之法詞厥而義正至于非吉祥之說蓋取類假象啾数之傳非正也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来迎尸不浔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九十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浔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耶鄆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齣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浔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将

何悅哉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象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荅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魴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庶夫弗犯吐言而辨士將以飾其說若武臣是已

荀坤曰申韓之術一時行之非不可見之效然其弊又至刻覈太甚至于凌遲大壞也猶如毒藥治病人雖少愈而毒藥之害又酸矣過所勸善之効不足尚也

俱思曰此說較識破好士誕聖之徒寫尽肺腑之慨无一字不妥貼

真德秀曰據經援証真誣昭然

錢福曰申韓之術惑世誣民最是當時宗之者又生為附会標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幾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妄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淂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添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魴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若必以淵深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豪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魴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令君袖卷三葉

稼文燃曰鸞武之毀圣詞淺偏雅而理固不盡言若有激而豪足垂戒初学誦讀不但可以办黙和說又足以資助詞藻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訴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孝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孝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曠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之竭駰欲歸而未果季彦年九歲以彦年方九歲而主明理若此蓋天植其性者

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後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及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彦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至則於崔生為讒非豢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巳乏而方須租入是猶右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其子又殺之季彦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

援推桑曰施不在豐期于救活此施予之道季

洪迈曰今人有吝貧而昧其緩急不知與不期多寡在于当厄若哄河水以救干涸之魚是貪而繼富者君子之乏為用此乎

呂祖謙曰斷案極当經律相同

母不得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善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絶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
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嗚

鹽鉄論 本議

王世貞曰大抵大夫欲廣利文學欲敬化互相力詰指成一書今採其尤馴雅者以著于刻

桓寬曰周以九州之民養于八百国之君而財足後世以九州之民自奉而財盡力竭鹽鐵酒榷之輸起焉其初始于作俑者之罪也

施仁曰意在備匈奴故鹽鐵不可罷不知文帝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節慈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
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
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頑嚚鹽鐵酒
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
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
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也戍以備

亦去行軍細柳霸上棘門以備胡矣豈皆天下田租之半何也蓋人主好窮兵黷武土木繁興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厥其無窮之腹者鹽鐵之稅豈通議哉

焦竑曰大夫之言則是而其旨則非均輸以足民財則法之可行均輸以稅民利則法之可行者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緣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委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窶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服重以便用而涇巧眾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給奚經是以盤

楊維禎曰開卷之法本不可廢然行之不得其人反去為害後世通有無之法徒稅民利失先王之旨矣文學之論亦有激之言耳

丘濬曰鋪張文飾以什均輸平準之法言雖麗可听所謂言利之臣開利孔以後主心而王不之覺者何足怪耶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騭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分別利害條陳本末後世之感銘而多慾之王當為鬼無若非徒文詞之連綴棚人耳目已也

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偽內懷闚闘而心不恆是以薄夫欺而啟夫薄昔桀女樂乾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薄游而女樂終廢其國今麤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鼈鼈施罟不益錦繡之實美王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富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衛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邪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屈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在衢數不在身勞利在勢屈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樞穀燔菜而播粟火畊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黠盬作鹽寇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謠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繁而通神衢當天下之隧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後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措不

黃震曰七好珍怪則服一段歸結君身上去末又敘以理民不以佐輸不及通處自有富國之道萬代之格言

錢福曰今時利弊不在此處太

在勢居街衢富在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童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今吳越之竹不可勝用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昭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蓺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銍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蛮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禍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罷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而兢逐蕃致山海之奇珍怪異以為通貨財以均有無徙邪遠方之奇技淫巧以眩中國貴財幣而賤本業遊食之民轉而為商販也其始淫侈之俗自此興矣

施仁曰文孝哉滿閭巷詞理俱勝萬世不入之確論矣獨惜大夫以力給口慧之人恐意未必然亦未以非為是其亂黑白淆之

袁隆曰通貨財以均有無徙古已然大夫蹙陳不通二交入之弊言雖是而意則出于富國乃言利之徒耳不可以其詞語之辦而信之

穆文熙曰商又交入以貿有無亦足財之一端但不當用橫征暴斂之法

姚寬曰世俗好

非之點者與

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國無害于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之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

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

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

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于人事乎

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

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彊故利積而怨蓄地廣

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西而人不苦也今商

王鎏曰大夫以鞅法之善特繼之者非其人故亡也

王世貞曰蘇子云秦之失道自商鞅始法以誅死為輕典以三表力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乞

毋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

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

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葛仲亡也夫善歌

者使人繼其聲善伍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鑒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

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鑒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壞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洛

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乃雖無李斯之討秦亦必至于亡然則秦之亡不在姚公入関之時已在商鞅變法之初矣

任道帥曰說者謂富強之術可以足国則夏商周享国千餘歲而秦以二世亡何卻可見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矣

吳高曰文李言鞅商以亡身見以破大夫不決之疑而興富強之膽矣

茅賛曰鞅之術見以亡秦成身鉗無文李之言天下其誰能聽之

王倫曰功術富強之術入人也深故滅亡之禍亦酷

余有丁曰大夫訒切文李姑功嫉能詞此隨不

芙又佐為相坐之法造訓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芙又外禁山澤之原内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説容言崇利而商鞅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亡道也狐刺之鑒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益上之基雖良相不能成其高辟若林逢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奉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戚遠兼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家恬征胡床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脩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浮千里亡秦社稷哉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哉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闕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公伯嚭憸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合理乃不入耳之言

亲坤曰文孝以消豪律君子守聖王之大体

亲坤曰文孝言鞅雖封爵亦卯者不足貴也

錢福曰猫焉面君恢刻之罪觸目痛心假令鞅可復起亦伏誅無恨矣

真德秀曰引此數人以明商鞅

年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悦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豪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浴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崇法威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負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玄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兆不大忘名兆不長也然兆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擾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皆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惛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志患之禮發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国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之在死亂黑白之見而不自知者其追起于富国貪以所使矣

穆文熙曰文孝言鞅自取殺亡何在之有鞅為法之弊以質之当為商鞅一篇実録

王世貞曰死一也比干子胥之忠商君之罪而以致使者不同耳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悸曰昼者不知負載之勞役旁謀者與當
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郡國諸侯竝臻中外未洽心憧〻
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
贊大道患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
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弗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
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
甚顯然未見絶倫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
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瞻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
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
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乖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
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
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〻則亂治小
者不可以怠〻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
察〻察〻可以為匹夫綱維不張礼豪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〻百

卻宝曰法度統
娆矩音作一定
不改循法守旧
亦可以為治此
訊大夫不守旧
法

董份曰求治愈
煩為法愈乱法
籍憲令之可守
者何必更張為
耶故曰大人作
而后子孫循軌
弃徃宗之旧法
以津其言強之
術者謬也

胡時化曰訊切
文学詞古意刻
弄奇閉姘不軌
于

楊雄補曰蔽賢之衬何代無之人臣不知進賢而欺国家之治是塞耳而听鼓沈棺目而視青黃也又不可哭矣

蘇潛曰衆賢進者治之表衆賢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
矍昌淳曰凱大夫不肯薦賢才得則官无邪
官无邪則庶戰理帝之与伯治功並興而荐賢為国異世而道同也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摠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
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
衣徒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
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
進賢之道焉之舉舜而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
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
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嶷昭之下士

恨者亂之机立
国之要莫先于進賢文李訓刺當世在位者如鼂文子椒嫉切貪利之詞

姚寬曰御史訊賈才無益于用
李公孫弘寸以矢之其實弘曲
李以阿世非文
李之倫亞者

汪道坤曰漢之文李惟董仲舒可以當之三策之詳武帝堂廙少変其說以從所好而正誼明道之術不見用則弘直曲李之

鳳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嗇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禄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益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旄得水騰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于治傳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

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施蛇之才而鳳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氷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徒謁可以文李
明耶
王楙曰君者用人之表一正則
影直表和則影
曲武帝以多慾
之後心庠其弊
兵黷武之為權
謀興利之徒紛
紛四起戕于亡
秦之續文李之
士何由守見听
長乎
余有丁曰分罵
武帝權譎言利
之臣標裁其目
極至切当古指
公孫弘內文李
亦徒知其文詞
而未尚其曲
者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聿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暫急之臣進之士徒以興利之臣郝碻溪熊羅之士隱浮淮造渠以通漕運東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故設險興利之臣郝碻溪熊羅之士隱浮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部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賤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崇明曰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馬地薄人少於是通太公管仲之法通山川之利是不知足国之本在于務農富強但訓之術非先王致治之理也

凌約曰治国之道在仁義足国之本在務農自古及今未有舍此而可以為理者哀公欲足国而若以徹法告之彼鑄山煮海以爭細民之利不惟病民實病国已

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坐籌計之而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子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隨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于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揚文熙曰御史以鹽鐵正所以均有無不足

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

麥稚隆曰開利之源在民務農足国之經在君節用若御史之論名為均平實出掠盜写為誅奸反以啓猾吏重說為不增賦欲曰除取為補所貧民国家徇欺曰可矣夫

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部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

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編瀨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

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堤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

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絕

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壽

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佐助軍旅之費開陳利害以

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

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

呂狗謹曰善理才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不重賦而民均若欲拘有餘以補不足是沌其源而清其流也奸暴愈滋而貧之日無已矣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陰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

妄剌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

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浔其職也

邵宝曰大夫以卻胡所以安国故塩鉄为也民費也

焦竑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貴恩今

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齊獨不當調邶不念彼而獨

計此斯亦好謀矣緣邊之民處窓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

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

夷雖內亂不為患後世匈奴數侵若北邊而中國不得休息故有邊民之責今員令必欲之垣墻而後足是啻之外將无兼耶

施仁曰古者天子諸侯各保其國不及不食之地而民供則也曾之不治者徵功生事之罪也

姚寬曰內治修而後遠人服未有回海虛耗百姓騷動而開邊境當為馭夷狄之中國之止策也

許丞元曰湯武之伐暴誉王之中興非驕武黷衆也宣王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年將出師德之而已漢之開邊乃秦始皇却匈奴築長城之怨耳方之先王誤矣

董份曰武帝以太子仁孝可為守成之主故開拓邊坊以逸遺之夫策之甚者大夫乃以漢之開邊所以安百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

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

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而民滋勞朝方以西長安

雖皆迷惑于此蓋而不悟也

王世貞曰漢時稱天子為縣官以不敢指斥乘輿大夫曰以下譏其衆酸不達世務世之忤旨言事者卒多類此

胡時化曰此後不復加其開也言利之失只明儒者衆酸無預于實貨賤不之不售于用耳

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喬家鑿西南夷之塗巴蜀敝于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前楚罷於衡廬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滄燕齊因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于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狹管仲之智者不能行屈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譏以要名采善于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縣官之事乎何牛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顛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笑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豪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魯參閔子不以其仁高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夫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儒冠也

編論此令人惜之以為口實蓋明理達見之士特悄其拳拳之不售于用耳

楊維禎曰一篇明理稱性之談非办論工而詞華勝者宜大夫之語以塞也

穆文熙曰見公卿大夫互相積財以奢其民百姓罹于流離之苦虽儒亦無以自完應上儒者貪鄙之刺

焦竑曰此公孫弘緒論之流波錦編其微言

論功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蓄法下無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理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蓄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蓄伐不蓄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襦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礼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礼蓄之畜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蓄擁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

呂祖謙曰文學以匈奴无文無以難之

大夫生士遠東之心非為異類立赤幟也讀者当会其意

凌雅隆曰大夫以匈奴備宜而易攻毋所以妄啓边衅矣東狄之息殆古已然強則侵拍弱則遠遁自秋霜而振落葉大夫之言何容入耶

凌約曰御采戎之道在事文治修武備以法制之而已蓋戎狄之性如虎狼豺豹与斯人異類主使之媚人者順也秦皇漢武乃逞侈心以窮人欲岂安边禦戎之上策耶

黃震曰秦之亡固不專于開边一事然長城築亦百姓騷動故其亡如此之促至引武帝征不义飾鋪張之詞耳豈不入之通論耶

茅坤曰此文孝
孙大夫問答援
古証今訊刺闢
边生事之失詞
虽煩而不乱且
句法蒼勁可为
法

其謂匈奴難苗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自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童

余有丁曰此言
勝敗无常見兵
难必勝而危亡
成敗之机呼吸
入形可為用兵
生事者之戒

吳汝綸曰引三世
德衰為文武不
為后嗣之計失
旨甚矣周家八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礼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

百年之基固自
文武至于紂王
失取亦尭之册
朱舜之商均尭
舜無如之何者
宫王恭默中受
不可禀革之孙
箕昭王内昏矣

王守仁曰宣父
云無敵国外患
者国恒亡山涛
論伐吳之辜亦
曰自非聖人外
寧之必有内憂
欲什吳以為外
捍即此是矣

德衰昭王南征妃而不還先伯因軼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慶恐有冀州之累南前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衍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收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忽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拒百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
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国之憂而内自徙恣也自非聖
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維禎曰此鋪張鬼谷之文出于諸人之表蓋戰国之士雜合揣摩文章之詞已極而闔闢縱橫張陰謀秘詭惟鬼谷子泄之不可以戰国策士之文此也

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兖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詞譚益出於

王慎中曰極深研幾易理神矣而鬼谷子祕淫之闔闢之外此是纖緯術數之法末易言也



錢福曰人動我靜四句口氣却似有道者平味斷為鬼谷之言也

陳后山曰深于術數開口自與人別

楊道賓曰今此序原鬼谷子李衛淵源出于老氏而其宅反背之如李斯事荀卿明王者述礼樂李斯以其李乱天下末云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一句斷案延攬使鬼谷可起當伏其辜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并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倜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此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溪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詮而為儀秦慊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押闔第一　押音擺開也捭也排而捩之也

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亦絕乎部璞登棲賦有曰楫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儻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虞集曰從上古聖人叙來天地之理不外陰陽百物萬類之終始只是陰陽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數人以為衆生之先而已後人圣事剛柔開闔也張之用皆不脉外也

旨一作揩

羅大經曰守司其門户一句是提綱挈領機肪曰大率游說之書先秦六国処士所撰如韓非說難之類

馮校曰此押闔一節皆是為說士立個話頭蘇子之倪仰變弟變說匿情以擾徼乘危即是祖此

楊道賓曰凡刑名術說諸家立說必率祖聖人以駭世愚俗諸子書大率類如此

旨一作故

林希元曰天地之道應前首段聖人之現陰陽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命物知存亡之門户籌策萬類之終始只是陰陽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數人以為衆生之先而已後人圣事剛柔開闔也張之用皆不脉外也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户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户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户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盡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微揣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書曰其言閣而閉之或闔而開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户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淫意喜

黃鳳翔曰此統人身上心口志意說起見合得于陰陽詞若依理意多謬妄

欲為陽曰始故言宛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涂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押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蓋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包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押闔也以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涂也蓋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户

卸守益曰文字不直叙其事揷入此一段而微綫其詞描置錯綜此作文之奏法

錢福曰說者得其術時无所不可當時將說之徒有一言悟意立談而取卿相者分明是得押闔之道也

陳后山曰此段是一骨頭曰立說必有所本乃作文活法

羅大经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比詞以求之未有不瞭然灼然如此者鬼谷子反應之言蓋如此

楼昉曰探索鉤取以得人实而文字着句困意當日有許多苦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復以驗来反以知古復以知今反以知彼復以知已靜動虛實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復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復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復之萬

心在

馮叔吉曰此篇体格錯落散置意思通〻下而脈一應如奕棋布列錯放揮掃自然不亂此文体之最雅独詣処

揚道賓曰韓子說雖蕃大約與此同旨而韓子詞意俱勝此則骨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之淫人情以理此以陰陽變象探索諸子之書所以駁処不然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淫其情其繇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淫情不明定堪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歙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淫其情詮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歙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揆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兄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之與熹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揀第三 莊子內揀外揀之揀之木亦曰揀又戶籥扯曰揀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曰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揀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

持言立論多含人情胡擴之於吾道之外耶

索了凡曰意項幻冥而文字不甚純正視者取節焉可也

王維禎曰日進前而不御遥聞声而相思劉勰文心雕龍有此語

錢福曰君臣上下遇合之机理最微妙不淫其術將求親而愈

疎欵近而反遠探情開說豈易首哉

陳后山曰歷二應上說得十分痛切不見其類而說之一段方發出所以然如根源在此

思若鈇毋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也

羅大經曰此是一箇冒頭開口不如此便直突了

抵巇第四 巇音僖 山隙也 陰也 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者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鋒者嘴也

閒如霖曰事起必有朕其始之微如一隙之可抵而窒也細微不謹至千不可為力唯矣

馮叔吉曰上秋毫太山用來恰妙自古国家上崩之解禍如山其始不過一隙之微使能抵之於蚤識其細微而衝之又何危乱之有

林希元曰戰国之諸侯地醜德齐莫能相尚竒其抵者不過少知審法自強而

嵇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窒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謟賊賢人不用聖人窳匿貪利詐偽者作若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垂亂反目是謂萌芽巇鋳聖人見萌芽巇鋳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窒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窒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鋳不可

已不足道也

素了九曰時之一字用亦不偶

不察也察之以揣闔紙用此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捻下紙因紙循為天地守神

承重齋曰此篇大綱先制事必先要量之亦是探取鉤索之法文字錯落可喜

飛箝第五 箝劫束也鎖頭也箝音攝箝也

九度權量紙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下同下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辟乘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

王維禎曰飛箝之術說言語上体認更為迫切詞氣亦甚漂洒

陳石山曰用之于天下一段大開逸思而押闔處鑿之有據

雜大經曰此下又為一段寫來若斷若續卒無斷續之迹

郭芳曰中間枝蔓雖多挨是陰陽開闔之術作事立說皆本諸此

或伺候見嵱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險難易人民貨財多少諸侯之交說親疎愛說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非箝之縱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縱而不失以宼其詞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

樓昉曰凡作事有忤有合聖人

之制事也先審時度勢凡所為適與事會故曰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率意恣情視天下事無不可行者然一事之便有捆礙始似合而卒不可故曰衆人先合而後忤忤合二字總是揣摩計定之以飛箝之術

傳夏言曰引古人為証而詞涉傷雅

楊道寶曰伊尹呂望事實雖真術以飛箝目之是把古人說低了

袁了凡曰凡人制事自當如此非過計也

葉重第曰此篇之術凡事皆可通行就用兵論尤為醒論孫子審勢篇多與此暗合

王慎中曰此段如奕棊福峰評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揣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慮量長短逐近就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訾利訾害謀慮訾長短君臣之親疎訾賢訾不賢與賓客之知慮訾以訾多觀天時之禍福訾吉訾凶

怪坤嶂有萬仗之勢

孫焱曰意蘊著心而文實平易此是易人所難處

申時行曰揣情二字亦是前篇之意無人推究此亦是縱橫家說出狡獪曲盡人情之妙

胡時化曰眉山蘇氏權勢十篇中多與此合皆祖此說故蘇氏之李君子訊其不軌于正

諸侯之親信訣用訣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訣安訣危訣好訣憎反側訣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

羅大經曰一結收得妙

錢福曰開口便說出正意此段是頭腦下方轉折變換文勢又是一机

宛卿一作宛卿

陳后山曰揣摩以探測人情知探裹取物一一符應

樓昉曰設辭海魚之喻尤真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童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窒竅匿端隱貌迹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閻如霖曰陰陽之說只是神机陰曖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痛切詳盡如繫風捕影令人頓竒無從

陳后山曰此詳摩之術下段復明其義皆宜條陳折有力如甚

楊道賓曰說彼衆人之無成功見摩非聖人不能用真不易之論也

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譽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謙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卻嘗益曰欠性燥故就燥水性温其性合也事成必合於數說所必合於情亦是此理二喻極佳

表宗道曰此說屬意匠心雖有識見非漫然下筆者

王維禎曰自是一種奇偉雄博難以盡言筆不盡評須以已之精神相貫乃可以得其机略之所在

物以類抱新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類相應

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為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為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一幾字作結

幾者不睨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豪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論而不忠諜言者博而于智乎言者決而于勇感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愽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高似孫曰口耳一段文勢曲折之妙超脫不凡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

董道開曰此等閔鍵須自開悟全靠人點人引不得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虞集曰文勢排用疊下如長江大河注之不住至介蟲之捍也數句又轉為波瀾凍凍極妙

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

閔如霖曰五言之宮自是實理愈深愈緒紛雜不窮

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

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

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

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

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

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馮叔吉曰讀此段以人情按之無一不真果是筆頭上畫出千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国策士朝叩秦関幕時燕窒其探机同情憑慨談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卿相或郊迎而先驅其所以開說者分明有權在也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

者腸絶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

者宜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

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

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

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

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

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第十

表宗道曰三篇之旨看思谷子十意看思谷子十篇謀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神前陰謀之語須以意細玩之方能悟其机關兼重第四司南車一段立个意思以起謀論文之絶佳者

王慎中曰牆壞二句引來有天然湊巧以下仗正說一番文氣更妙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立焉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賊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賊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敗於其節斯益其分也故變生于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謀謀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

陳后山曰此段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把捉揉人來相形極為透徹當為古今名言

震集曰此正洋其術看他連下數個因字文机甚活動

雖大經曰計謀一段机關深入一截

稜昉曰此段却是歸非說難發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揣而銳之鍛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其身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出所未有之義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乘之者美之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表宗道曰一篇供處變換隨陰生意權術密奇之淺深詳略無不畢備然具閑机關張怪奇似不可與莊語讀者取節爲可也

始計第一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模之爲權書一句一義

孫武子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錢福曰此篇先論兵家之大凡後乃次其事詳之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馬理曰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以兵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目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難分其述

林希元曰將所吾計言制勝者先漢將漢祖問魏大將曰不能當韓信問騎將曰不能當陳豨將曰不能當灌嬰與將之法三軍司命所係国家安危所關也

呂祖謙曰虞美者淂美干廟堂之上也後有韜戰商勝淮南管韓皆本此

之以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

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豨於臨晋一句一事

而廣其利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備之須備其所長避其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淂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淂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于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非陘使萬人先行出指水陣又遣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華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以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乃止令不行伏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奏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閼離城五十里而軍張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詐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頻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李暠李廣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伏悉雞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頻潛於還路設護之拒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爽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袭破吳兵又如李彭申令西擊山東縣而潛兵渡汚擊破秦豐之南郡人據黎阨號楚黎王

遠而示之近　欲遠袭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
　水罌渡河
　袭破魏兵

利而誘之　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
　者誘統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　謝玄與符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
　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
　使軍皆朱其眉以
　相乱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　敵人兵敵盛強且以避之如王覇閉城休士避周
　拒守待其飢　津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辟
　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　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
　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或曰忿
　速可侮

卑而驕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問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
　備又求地于冒頓冒頓怒袭而滅之越子率衆朝

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黍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
與李密甲辭推奬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
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
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
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
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
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乃由是不所
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間趙王曰藺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
今出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藺而用括秦
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
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
意袭而破之呂蒙因関羽撤兵而袭取
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袭之

作戰第二

虛集曰歷叙行師之費日至千金言當慎在外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粮

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

黃鳳翊曰久孟師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諭遠曰篇中屢言久後之害此言久後之害叫周宣王時有呼折父而怨者蓋司馬之不知兵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粮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貴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倫以訓曰役不再籍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

國破兵粮不三載言始用粮後因食於敵善用兵者莫不如此趙

錢穀曰未可應前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杆音忘

一石當吾二十石芑豆惜也杆禾稾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

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

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屈若梁山之亂尹子奇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雖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

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一年之積粟什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什五百里則衆有飢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粮供給十萬之衆而百姓安得有不貧者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師旅者必貧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粮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給千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

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詐燕人使劓齊之降卒又詐使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處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前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徼審使人燒其珍積徼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卜陽滿鴻時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衆皆奮勇願戰遂破滿鴻越太祖令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皆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狀如棺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机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戰也按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

夫兵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己者謀勝之主也知彼者謀勝之客也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故曰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

故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聰雷霆不為聞善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聞雷霆不為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聞雷霆不為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聞雷霆不為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善之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聞雷霆不為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為正一為奇若彼此均敵則設奇制伏以戰若小之不若之則小不能當大或高辟堅壘成壁匿可也若小敵愈堅而不思避必為大敵所擒叱足上句也

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繫之）（從中制而達制）不何孟春曰三患皆說人君御將事從中制之害自古大君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軍出師整軍旅專行謀以能有成功若享命中制机會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巢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叱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銅馬鐵脛尤秉大鍪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白起許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次伐交其次伐人之交成加于敵則其交不浔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陳何于黥布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第頴明請和于梁以疑侯景叱皆伐交之道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扎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為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使士卒

蠭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
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侯士卒分番
相代堅而復升死者屬
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
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如文王伐崇因墨而降慕容恪築室及
毋是也 畊深固圍墨終克殷免于廣固兵不血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咸
十則圍之 此言將智勇等而吳陳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若王弱客疆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 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取
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逃之 我軍少於敵且暫處之同其隊而乘其弊然後
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
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與
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万謝玄以八萬破符

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
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 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
之不可以後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繫其軍者也
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以令決戰孫皓
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
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
多以中官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
識衆寡之用者勝 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
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問
曰非六十萬
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 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之已之
王猛臨終謂苻堅曰晉雖僻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沖
皆江表傑人未易圖也苻
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

樓昉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自滴治固其守俗以待敵之宏辭哄兵家之要務也

申時行曰韓信皆水陣破趙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諸將多不能解所謂困兵之死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是也

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已之強也已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智名無勇功此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量敵情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尉繚子曰無過于度數度為百寸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淂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

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鬬衆如鬬寡形名

閔如珠曰以丈尺天地安营布陣然後料量寇飽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稱較彼我之勝負

王維禎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校量知敵之情

許国曰首四句起奇正一句收

兵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馮叔吉曰以破投卯是以至實擊至虛譬猶奇甚

傳曰善曰出奇処置無不盡神而文字亦高出一頭地

顧曰臣曰乱生于治數句皆數形匿情如楚王之數軍納迪以諦重成吕項之見弱欺漢使皆數十輩知此法者

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

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湍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乱而

不可乱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

強治乱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乱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高祖除田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情說擊其空虛孤詩是為誓兵

張之象曰此篇論攻取必先形勢故以兵勢名末結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應前有法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用人也如

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

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

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吠

轄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

以三軍軍於前以

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鄧伯棠燕師

替軍襲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

奮發伏于數十步之内周訪敗杜魯奔

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節短則易勝如劇蓼破公孫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鉤連曲折相對擊尾首救整尾首救豈可敗乎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之必勝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合肥典與遼將數不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吳人任勢之道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康海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為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與

虞載他篇更句句精妙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義奇正相生須仔細分曉

陳后山曰句自一義歷觀前史用兵勝敗得失之形萬無一失也

鄧芥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援旸曰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敵防我之前則在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寡必

閔如霖曰韓信伐趙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乃設引兵下井陘以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是也

馮叔吉曰我因敵形而制勝故人不知此等兵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候中曰此數句即前考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至于無聲無形者也至于此一節主意方露出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閒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段晅結陣以待敵之至是也

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傴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致張步之來多伐樹木楊言填塹以攻臣里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季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秀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其所
而解卯
卽是也
佚能勞之 敵人本自鞍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伺陳收
獲之際声言掩袭使其聚兵隋乃解甲於是陳人
病之
是也
飽能飢之 敵人本饒粮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飢如周亜夫
絶吳楚粮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
欲遮絶輜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
以劫趙括使内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 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
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声言
揭其巢穴賊見兵出果来敷之因縱擊大破其衆吏駢堅韓
秦伯桃其裨将趙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掩其空虚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
国隔絶百有餘年時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襲精甲銳
将軍尉遲迥伐蜀迥必西蜀與中
騎星夜袭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
衝其心腹蜀
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于空虚之地雖千里
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
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
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
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
臨淄不為之備至期
一日拔之漢末朱儁
悉赴之儁自將精卒
北乘城而入大破之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如周亜夫平七國堅辟抠守吳
而吳兵果奔西北
不得入遂乱遁走
故善攻敵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頓兵直走襄平指其巢穴文懿出兵
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晋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七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出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門埽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屬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下蔡歸重於越身歸三沙此下計也布以爲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謀遺千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曰權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都內居民退保于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惟于移動據守羅卹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且繹儒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难慮始皆恋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卹以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此二事以爲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其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死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過俘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幟遂亂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敵且戰佯敗走詭且誘兵之候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覩犯尋邑中軍知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宮補曰氣之耳目在吾鼓旗之不亂鷹鼓不哀竭則士氣奮旨有兵敗戰北而鼓音不哀至於敵人疑而不敢迫鼓旗之係此本節也

顧曰臣曰即所避實擊虛之說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此四樣眼目分疏有体

張之象曰左傳無汗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爭獲採樵者而覆諸山下

康海曰司馬法曰圍三而闕一面所以示有路也

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二十里而軍留二十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擾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衆爭為危智者爭之則為利愚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委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衆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孥至于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師襲鄭而遇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統有變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抗敵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司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論也此兵家變通之妙箕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用彼處人引導若吳伐魯郤人不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不動如山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之地而止堅閉不出壘二十八日不行

難知如陰馬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泄狗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闕與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掠於饒野
三軍足食

廓地分利平易之地當分
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譙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鼓譟而北走齊賢伏兵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曰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佈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晉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吳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兵法曰令士卒乘城持鼓譟大呼佯言曰列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曰奔擊大破之岑以声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自日中景吳人奪氣遼修守備衆心乃安岑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文憲阻水為陳以拒齊領軍踰暢之曰親公言詔不是凡人憲曰臧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岑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曰元珍於雲卅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欲矣安得沒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捐弓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岑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唐太宗與竇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火將自退吾而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垂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有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謝玄待符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亂也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當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
自旦至申而鼓皆敗訪聞
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歡之
鼓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
騰躍奔赴魯遂大潰此以佚待勞周亞夫平七国堅辟拒守
絶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出
兵擊之此以飽待飢也出

高陵勿向 皆丘勿逆 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
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
勇苻而勢力均者如此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
陸遜四面燒之王朗見解者是以勝兵
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乎

佯北勿從 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雜雜
北也惟其從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歇誅且皆佯
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 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
袁紹李陵以丹馬餌石勒之
類

歸師勿遏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遏兵救
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皆擇便

圍師必闕 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攻無死之心或可因而
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傅鎮等於武原攻之不
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勉守賊衆分散遂斬鎮首唐李光
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令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
戚其衆後漢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門使其出而破之曹
公圍壺關遼攻之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迫 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大堅王謂困獸犹鬬
不容鬬鬬迫楚師趙充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
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
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九變第八

凡絶地無留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

高似孫曰變其
王浮其所用有
九可以知武子
之兵事用奇險

隘險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勇過吾懦過
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
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繼之以為後
畜業不從卒衆追之為弘所敗

林希元曰兵之利害至微至隱當思害之當思利若專趨于利必為敵人所誘導於思害之至險疑失机

袁宗道曰見利畏怯不進貪逸疾爭者可怒誨而致之薦者可汙辱以致之愛民又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劳也通上五危皆不知九變之過也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知兵法者不可不察也

絕地無留危絕之地慎勿留止恐為敵人蹙其隘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井天羅天陷天牢之類

圍則禦
之類

塗有所不由周亜夫征吳楚欲經崤渑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渑阨狹之間將何不從此右去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又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亜夫從之使人索涇渭之間果有得吳伏兵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克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溫士多疫死援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軍於利而務可信也必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産懼曰小国無来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後楚

茅坤曰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兼車第曰半渡勢不便故可敗與兵之所以爭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可解如張方之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宜遵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夜潛進奮力迫敵遂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虜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觧律光高頻平陳之策之類是也

役使可侮如子玉剛愎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者王維楨曰軍之行止處只有四處山處水背上處斥澤如平陸四者各得地利自足以制勝黃帝時四方諸侯亦稱帝黃帝以此勝也

申時行曰上流雨水驟至待其定而後可涉

何孟春曰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我背之則我利敵凶

翟理曰敵情不

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二者是也

顏克曰一句一篆只一篇中儘借用不窮況十三篇耶

姜宝曰先輕敵後問其衆則心畏之如秦符堅欲投鞭斷流卒聞風声鶴唳失為晋兵又如後齐王曰卿輩勿石即使我心膽墮落矣

備者進也辟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粮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絶山依谷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軍不可登而迎之與戰此三者處山之法也

絶水必遠水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止一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碍如魏將部淮遠水為棹刘昭烈知其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来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濟而擊之利敵若引兵過水而来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内令其半濟行曰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黄巾賊于東光

辭萬徹破實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燕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擾滑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又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絶斥澤唯亟去勿留 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醎地也東方謂斤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 此處平陸之地處陼之處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時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中兵渭南皆操伐吳馬援征蜀兵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證

軍不缺無百疾也

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絶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蔽蓁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沮澤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其所易居者利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遺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如越奢善養秦閻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城降之日頓無勇妻妾後驅大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辭強又進驅者欲脇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王以帶甲二萬去晉

軍一里声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
滑事君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右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
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熟也明日請相見也吏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與
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
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豬
豬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
酒請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
僅以
身免

鳥集者虛也 梵伐鄭之人將奔諜告曰楚師有鳥楚兵去矣
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遁矣此皆見烏
集而知
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
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定張
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
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鍋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鍋炊器也懸鍋於外示不復炊暴
舟破釜欲示一戰者
此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剪
為晉所敗是易
敵而武進者也
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傳夏曷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斤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高似孫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

若見錯上兵事一曰將地形本此

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吾伍參謂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教訓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衷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趙

勇銳則吾上氣壯而敵人挫威也

林希元曰趙奢令敢以軍事諫者劣許歷不辟亦諫而先據北山將勝此固之宝也

姜宝曰撫軍士當恩威並行恩過則玩而不法威過則暴而不親在有能之將馭之得其道耳

顧問臣曰以下慮是料敵制勝之道

施求卿皆未浮而怒俱使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士匄曰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乘厲怒曰晉国之命朱有是也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吏騶之伍上軍也自以其屬出是以此之類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兵戰必用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蜀甲謝玄以刘牢之領精銳以拒符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以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涙而泣馬謖也以弱揚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矣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句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已之心訊審然後彼可浮而知吾知焉察敵氣與已之氣既治然後我可浮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

形浮矣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九懇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羅大經曰楚與黥布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恥布果從其一軍其二軍皆下

顧亮曰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可得退則有碍故疾戰則存不疾戰

則亡

馬理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合于利而動不利而止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

趙堙曰不求處其意而自得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皆兵家之正吾上無餘財以下乃持必死之計

呂浦曰此是士卒用命可生可死而不可使降北兵之最難敵人能解此意悉委亦可當一隊將用

舒芬曰同舟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患難同也自古有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是生死同以之故破軍擒將所向無不敵者

葉重第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患始此段言机深

出容民可惠而不可刑

機坊曰圖地者前狹後險進退艱難如被圍者也衢輕圍地者吾者皆為客之道故九地中摘而言之

何氏春曰前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為不知九地者言

錢襲曰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也絶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浔仲而自私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浔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浔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浔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浔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無遲留）

（其一內謀之心）

何如春曰三軍之衆用之若一人而無有不齊者賞罰明故也

王維禎曰詳營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則并用而利之二千里可論其將也

處女示弱脫兎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如鄭人軍於郛時近其城莫有鬬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皐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散地則無戰 近郊之地士卒懷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輕兵絶其糧道波挑戰不肯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奇擊之未必勝也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皆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至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 要害必爭之地無令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奪之如趙奢速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平地願太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攻洛陽武庫食倉散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王不聽吳楚之衆悉西梁楚之郊事敗矣吳太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果敗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納和旁國然後簡兵練卒阻便利而処則我有外助波失其援左右向背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粮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出奇取勝也

圮地則行 圮壞之地難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援急守簡選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也

圍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而不能欲退不敢是以圖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祥為寡弱之形敵備我必堅同力勇擊分兵擾險鼓噪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 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并力死戰以所謂失隨而來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窮心而不戰者亡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 杜牧曰爻設變詐以亂敵人或擊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為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分戰彼則必蒲而衆分使其倉猝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能聚集兵名為

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 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擄我便地或掠我餽野利我粮道我能堅壁清野擄險守要則彼之進退難我是聽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凡為客之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以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則不得已則鬥 兵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惧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力而鬥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禁止妖祥之事絶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倘士無以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如田單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燕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上畢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文見之曰常山蛇勢以即九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易其為之之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欺奔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朝夜半勒諸軍取臨淄裴行儉令軍十營訖忽使移就荣岡初馬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險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皆水為陣而趙軍為咲鄧艾走陰平而衆人不說初馬人豈非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 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曰當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齊神武于高後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縶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未兆等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趙陰阻之地踐敵人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率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以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此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沈船破釜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虜秦將章邯信使萬人皆水陳涉葉旌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緩之令進敵欲退則誘之令退強以陵我、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設計取之若東胡求千里馬于冒頓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冒頓為之備遂滅其國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軍政初舉之日毀關梁折符信無通彼命恐有智能之士如孟嘗薛公敬之類泄我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

申時行曰粟水心云以火攻用間者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畫者霍諝曰以火攻當擇日而又擇

攻火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
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
於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
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
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
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
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用火焚燒其人也如
伐蜀軍四十餘營斬
張南馬習等而略烈遁走黃蓋以
敵之動靜而速
行火有因如黃
蓋隨周瑜拒曹
操於赤壁逮第
考是也四宿其
畢翼軫四星乃
好風之星也
馮叔吉曰陸遜
大破蜀軍蓋火
其兵江邊以雖
敗百萬之長領
繁火于足以虜
老衰困卒以牛
數千服以五采
飾文束于角
係火于尾以焚
騎却後周時陸
韶火攻破百谷
後漢持白毛角高
縱火攻破吉市
但火慘烈前古
未有孫子所謂
不得已者也

舟載燥荻拍焚燒艤
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火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
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熲之策遣人因
風縱火燒陳諸峙
陳人益懼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
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
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若少退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
火陵亦先放火燒斷敵蒂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當使
當因鼓譟奔陳賊
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水火至使就且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
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收士
一說敵以水灌我亦可以
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
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袁
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
紹之如
陵先放火燒其蔽蒂奪其火勢兵

法千変萬化
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而反間尤深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一作絕)人君之寶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許国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受軍七家奉之通計其数故有七十萬家

李筌曰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然後前数條動不試矣

陳后山曰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而反間尤深

杜守益曰間者窺敵之情以告于我設偽吾情以告于敵非親之不可使實莫厚于間知漢祖捐金数百斤盜陳平出入非聖智不能用間三句只是足上意見用間之難

林希元曰漢用陳平以間亞父秦用白起以間趙括齊用田單以間騎劫卒之兵用間微矣孰

王維禎曰孫子十三篇意思筆力俱高若他人

其敵間而用之故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雖有制勝科敵之審今其著書以自見必不能如此之遺漏也

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鄉間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常孝寬以金帛酒齊人往通書號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變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事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犁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死間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于敵人之間也故間之事非一如鄙生見烹子齊王及趙宋

時曹大尉使僧呑鵭先而并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敬之覘匈奴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恩以結間之以心斷以決自已之惑彼以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微妙精察間人趙軍不得越奢之實楚使入漢軍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金數萬離楚君臣不間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訣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発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臧其口也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温公所著也公年甫二十登元進士第後棄官避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此書郁離者雜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之治故曰郁離子

王鏊曰士必有先見易曰知幾其神乎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蠔知之詩註云天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蠔出穴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季秋之月霜將降則百蟲蟄知之於將萌而避之于未至改或徙焉或蟄焉伏于土曰蟄不虞其知也言貴知之於早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詩云於瞻四方蹙蹙所騁此之謂也是為人不如虫也憤世之甚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靷負靷者以牛用羊則犢之治車也不以家驂服驂服以馬用豕則舛○凡車兩驂在旁中用兩服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古人

之賢而取諸胥學優則仕　又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　言者以身言書判取人　不問其系族　世家貴族
何其取士之失　乳　羅大經曰即若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不在儀服言語　乃不公天下之賢
靈宣宣陵ㇾ子子意　而悉取諸世胄　世禄之家昵近之都　即公麽之下　那監為之　是愛國家不
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農集曰士之蟲潤如良玉美璞寧不自愛惜哉即離蓋昔既焉　是故縣鑑之王　宋有結緑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皆王名也　豪頑石之中而潛于
王慎中曰皦ㇾ者易汙涅ㇾ者難全　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　可以水久無虞　無故而舒其光使人
矚而駭之　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鑱發矣　開其扁者而啓其鑱　桂樹之輪囷結樛與拷櫪奚異　詩有拷櫪乃堅久者　而本斤尋之　斧斤伐之　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遠也　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昧其明　自翳其光　欲人之

不知莫若瘖其聲　自箝其口　是故鸚鵡繫於能言　一名綠衣郎明皇封之以其能言也
蜩螗獲于善鳴　詩如蜩如螗　樗以惡而免割　詩山有樗乃惡木也　斸以苦而不
烹　斸有苦有若不可食　何不豢子之燁燁　燁光明也詩燁ㇾ震電　而返子之冥冥
乎　詩云鳳飛翩ㇾ鴻舉冥ㇾ即翩光用晦意　而離子曰刑威令也　其法至于殺而生　人之道存焉　民畏法而憲罪故浔
赦德令也　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民俾赦而多犯法故致赦　書曰
刑期于無刑　又曰肯哉肆赦　此先王之心也　是故刑期于使民
畏刑有赦行民知犯之ㇾ必赦也　則赦者鮮矣　故曰生人之道存焉　赦者
所以矜愚宥過誤　知罪不避而輒原焉　是啟僥倖之心　而教
人犯也　故曰殺人之道存焉　至於禍檢惡積不浔已　而誅之是以息為穽

葉重第曰信義施於君子刑罰加于小人知夫不可輕赦則知皆太宗殺囚ㇾ非所以為訓

馬理曰人而無所畏忌率至過及者當以家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也本以息肯民隔穿蒙人衣狻猊之衣狻猊乃豸獸觀飼虎者以適壙野外知壙之地矜已知虎畏已不敢逼而矜有大志已

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彼知虎畏已不敢逼而矜有大志已

卽宇益曰慮社將及警切之論也

肆明日服狻猊衣而往復與虎遇狻猊獸之小者徒以劇虎牙耳虎立而睨之知其不足畏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蒙人忽不畏以至於是

中流而忽溺水渦暗而出之渦旋流沫涓臺以濟岸臺可以濟涉水也以為

天祐已也逐矜以為天幸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以竭則魚枯霜鍾鳴而巢鳥悲鳥以叢為歸霜降巢落則鳥棄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閻如琛曰論致人之道而准至致思今人思遺濶矣

或問致人之道卽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好在道食致民民之所好在食淵致魚魚之所好在淵斂致獸獸之所好在藪林致鳥鳥之所好在林臭致蠅蠅蚋之屬所好在臭味

利致賈賈人之所好在利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舉人有學致思者三年淂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屋漏暗室之處以集思之至而多無以食幾無以為主則思何益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褻其室隣里莫不哄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有震氏有白鳥集於庭白鸛鴿即鴿鴿也一名鸛鵒斷舌能言木連理者後漠時有木出群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東海曰觀此一段可為致思者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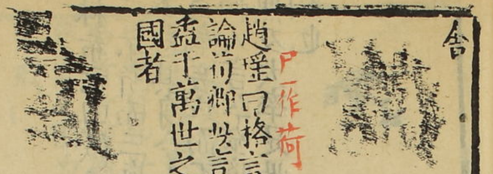
婁昉曰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類然

羅大紘曰易色之鳥亂常之木荀卿獨不以為賀



河孟春曰共以下文李左人之口吻

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四鄙無事都鄙外邑無鬼神鑒格和同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來賀意頓聞其故荀卿對曰臣以管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聖王出豐年次之年歲豐登為端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足為祥瑞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物之異者詭色色之怪者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非常非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仰德承休之意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偕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



錢福曰宋景三美言而熒惑退舍

趙堅曰格言主論治卿以言有益于萬世之君國者

尸作荷

愒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虐其應今三閭大夫放乡于湘屈原沉于汨羅鄢郢卑陵皆舉於秦賢士皆為秦用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老弱餽飽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飢饉無蓄年飢又積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鐸漏空隙處而況於易色之鳥指白鳥鸚鵡亂常之木乎指連理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荀子卷十

二十九子口

二十卷 卿進士

布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虽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大意在以虎之用力喻人之用智以虎之自用其爪牙猶人之用物以校較之用力與爪牙者勝耶用智與用物者勝耶是知

人之用智物勝
記人亦何憚自
用而不用人者
耶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此相勝之勢用一不如用百是以百者勝矣）以一敵百
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便有
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
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以刖守閽（刖者無所馳逐得專其事）以贅聽樂（贅者無所雜視得專其聽）取其專也
蹶叔好自信而喜遠人言田于竜陰（始耕于齊竜陰之地）取其原為稻（稻宜
高燥彼）而隰為之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梁常失梁之性）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
無儲（千年而）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者果獲其利）
乃拜曰（蹶叔又自貨於齊之汶上）子知悔矣（治田而至十年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喻之自掩狀蓋慚矣大似酒德論

悔以沒齒終其身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貪人賄賂為齊黜不用而困窮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進用又黜既用而復以好賄黜豢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普刘玄石善飲或飲以千鍾酒歸醉不醒以為醉死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其家共發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五臟熏灼始火之熏灼其五藏肌骨爛煮如列熱之病甚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人至死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殺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月也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識矧敢多飲明日而五之更又五爵又明日十之又復飲十爵又明日而大醉記曰大醉無笑忘其欲死矣即如前所困亦忘之矣故猫不能無食魚猶性喜魚鷄不能無食虫鷄性喜虫大不能無食臭大性在臭味性之所在不能絶也喻性之所在不能絶之使無

句童之野人翳其藩以草障其藩聞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山鷄有文彩則又翳之臬其車獲也丹有雉可得明日往聆焉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為蛇傷反得福為蛇傷故也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可倖得之禍亦有非望之禍亦有可倖得之禍

鄭之鄙人學為盖兩具也三年藝成而大旱盖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治田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盖焉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盖者欲學為兵則老矣舍技藝而孝兵器其年已老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以

羅大經曰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激倖以邀其獲者似可哎矣

馮叔吉曰擇術在已得天任時人且柰何

陳后山曰未結句意思足而文欠筆潤

霍韜曰知旱涝之足憂人當蓄之於未涝未旱之先

王維禎曰多疑徼倖之夫誠足以敗人之国奉何世之人而又用之何耶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孽事由已之孽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盖謂非已也故粤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涝為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以備旱弗聽而仍其穜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甚涝為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熟思具裘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徼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忽徼倖之人其心決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至于誤事其徼倖也而後亡忘惮之夫集焉亡忘惮者率至于誤国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正不可與共事亡忘惮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與定国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

葉氏弟曰天道之好善惡惡有定理君子恥小人較其數不勝小人亦有以勝君子者以人亦可以勝天也天何庚之有哉

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烏鳶二禽名周而鳳凰少鳳凰羽毛之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雖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也而麒麟少麒麟毛虫之長仁厚之獸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梁美穀也豈稻梁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即熟食也而豎立即竪立也者蚊宪多而仁蒹惡而蚊宪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言天以惡者為善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者為惡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不得而主之將善者可

何孟春曰似有悟機與諒之未舒

欺惡者可畏而文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之勝常少而小人之勝常多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則辭窮於予矣

馬理曰東陵侯之問卜而季主彼之以人哭于物當自听而不當听于物斯言誠是也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卧久思欲起来久蟄者思啟蟄開之久思以開之久憊者思逞憤懣之極也思弭煮吾聞之畜極則洩發散也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易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性不復僕竊有疑頑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卸守益曰昔人云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至今妄在我

髮上指矣

侯曰吠有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所以筮枯草也龜所以卜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之變荒榛斷梗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之變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玉燭也言用度之變秋荼春薺昔日之衆白駝峰也言植物改變冊楓白蘖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奢儉改變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樓昉曰天之造動靜先端陰陽元始大象元象至于不可知其天之神乎

之矣何以卜為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又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不知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即平作太初曆一作作太行曆天之象聖人以異驗之即渾天蓋是也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即土圭之類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公孔子贊易是也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無遺漏意而天之所問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人不可知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錢福曰直言諫言責於自知則有以辨之而忠邪分矣

王維禎曰非窮中有一段灼見利害之原則忠邪幾于無辨

陳石山曰天下有激之而成亦有激之而變者如默豐元祐可鑒也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幸不厭直言終至於厭聽諫言人皆益於已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而誠聽之知諫言之為疢疾而有害于已疢之疾者其毒滋多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而不聽之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此直言之善也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此諫言之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郁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則叫號山激風風遇山則撼法激姦姦以法繩之則亂由其操之急操縛之急抑之甚阻抑之甚而吏之紛亂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進則必退退則必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趍其緩也

馮叔吉曰狐臣孽予每心感憤不平讀之胸中起磊塊矣

哉。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即亡羊補牢之意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倦卒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治之伯于諸侯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申包胥家範韓卩範睢折脅拉齒棄于簀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者此三君皆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骹落葉同腐壤卒于朽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焉使

盧集曰托物諷諫婉切賴真與

孟子告君同心令齊宣大啓李伯其國盼子與有力焉

其幸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此如七月之詩東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穫若再芟治之尚有後熟之使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終于荒無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物順人意而不驚擾洋洋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何王曰固然二段盼子曰使虎豹果飽其欲餓稻粱飽其鴻雁乎雞驚飽其狐狸乎順其性之所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之所欲而便含許多意思在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之所欲而便含許多意思在王曰吾惟其狐狸侯猿以性所欲在山林沼處其魚鱉以性所欲在澤王曰然沒盼子曰王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狸侯猿稻粱飽其鴻雁乎雞驚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二段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狸侯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舒芬曰以丁方條陳時事明目張膽言之類淳灤以下開其端是也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鷄鶩則王能安之乎。又以不遂所欲者詰之 王曰不能也。三段今欲以澤沼虞虎豹狐狸侯猿而山林虞鴻雁魚鱉則王能馴之乎。又詰以拂所欲者 王曰不能也。四段曰然則王之所以鳥獸魚鱉無不浮其所矣彼又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獸魚 今濟與洸闘河濟洸泗同溢 惟水災 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水災也 三晉合兵伐我侵居東至阿。地名 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治兵 瀧傳之閒海溢水胥于城郃。海決之患 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以鱉能疏海患 四郊多壘烽火不絶狗盜鼠竊。小盜之 乘時而興無人以禁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治盜 戎卒相持。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餽粮士有飢色言兵興也 禾黍不登倉廩空竭。言飢饉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兵之荒 禮典遠闕紀法失守。敵國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猨。以猨能應敵閑 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所欲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猿。以猿能明刑 力本無胥草茲蔓國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貍。以貍能田野 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桑麻之地蓋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禽獸食人之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也。今皆不可則又於人乎取之。此句轉棹全不費力 而王之待士未見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賢者之欲 未見其處之心以其處。言不能第賞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養賢 則王之所重輕。待特重人輕待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繩。索也言有不率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林希元曰三句總括上已盡更不費心思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徒餔
饘非但貪其祿飲食而已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
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柘籠以防水鑛朽木以取火哉柘撣朽木無用
之物但賢才亦安肯為其用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寤如同寐者呼之則使其寤也按案而起
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王風翔曰以鳥喻進諫皆托物
妄悟其君者

使人以弹弋之

雲集曰法言能
使人從乎於此可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鵂一名梟屬乃梵鳥也鳴于庭王惡便弹之二句便舍人之
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弹也言更不祥意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
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
鳴以道之為王導欲王有事則鳴以譽之為王將順其不順已者則鳴
之為王蔽其聰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毀之為王逢迎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訣大焉非如一鳥而已王胡不此之慮而鳥鳴是慮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禱焉所
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臣有不祥無害也故曰是好音也

林希元曰其後夫差卒為勾踐所伐皆為不祥之鳥者所敗幸徒一鳥之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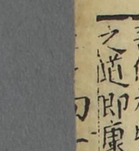
康海曰子胥不悟調也其所趨能鞏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

之異方員之不相入也以其器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鳥或不對宋王之問蓋言鳥無乃異乎師曠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熙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笛笙皆樂之小者間以鐃鈸雜以侏儒之樂和以羯鼓雖有鳴球搨拊其可以襘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冬至則天道變鷄不鳴于卿晨則人聽惑

顏駘曰君子之所以日與小人異者以其所自立者異也汙俗而不使同俗而不為眾所悅乎故曰孝世皆濁我清豈肯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鵲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鵲與子之罪也盡亦反而思之乎弗愈孝病躁而欲郤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即循鵲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行得其道則勝矣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也烏得不欲

郤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夔寐之先兆見之呼吸潮汐海水有禍福兆于夔寐同嚴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



斲我作逆孝世皆濁我清豈肯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

為寇而夷伏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在君子辨其是非黑白

河孟春曰孝射孝夾碇以臬心勝之憂非父業之精況事有大於是者乎

拨昉曰因著矩微以昌推隱以吾儒格物致知之道即庸即先

天之孝要不外此

倫以訓四色皆不陰以假人爵賞不濫及忠德柄政者宜知所畏云

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鐵與磁石有相求之妙用）鬼神之變化吾于雷電見之（雷電變化若神鬼然）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數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朋見之（或筮之十朋之龜能決疑之物盡天人之助也）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豺祭獸獺祭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漢時宮中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治巫蠱）脈色可以察人氣候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脈色可以察人氣候）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得其故措于耳目而止（措猶也）係于耳目即非知天人者矣

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執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布雖于謂執政宰臣執國政）

馬理曰述循設矣模于道左點綺繫于市門非斯恭倡優不食不衣也

責乎。故眼有童（言有瞳子）眼有等（等級）使人不可以妄覩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乎之則榮奪之則辱此豈不常語

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卑郤之圖解王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死忌）壽公子拜嘉焉（拜嘉其賜故卑郤之）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又以爵飲公子者復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十乘之祿（言其榮寵過于得祿）及其後王遷以爵（嬖人之砥痔者（砥痔即瘍醫）輩賤人也言向爵公子將士今爵賤人）於是奉伐趙李擊却之王欲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痔故也）改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賢人則美爵及賤人則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